

女範編卷之二

孝女

張氏婦

姜詩婦

鄭義宗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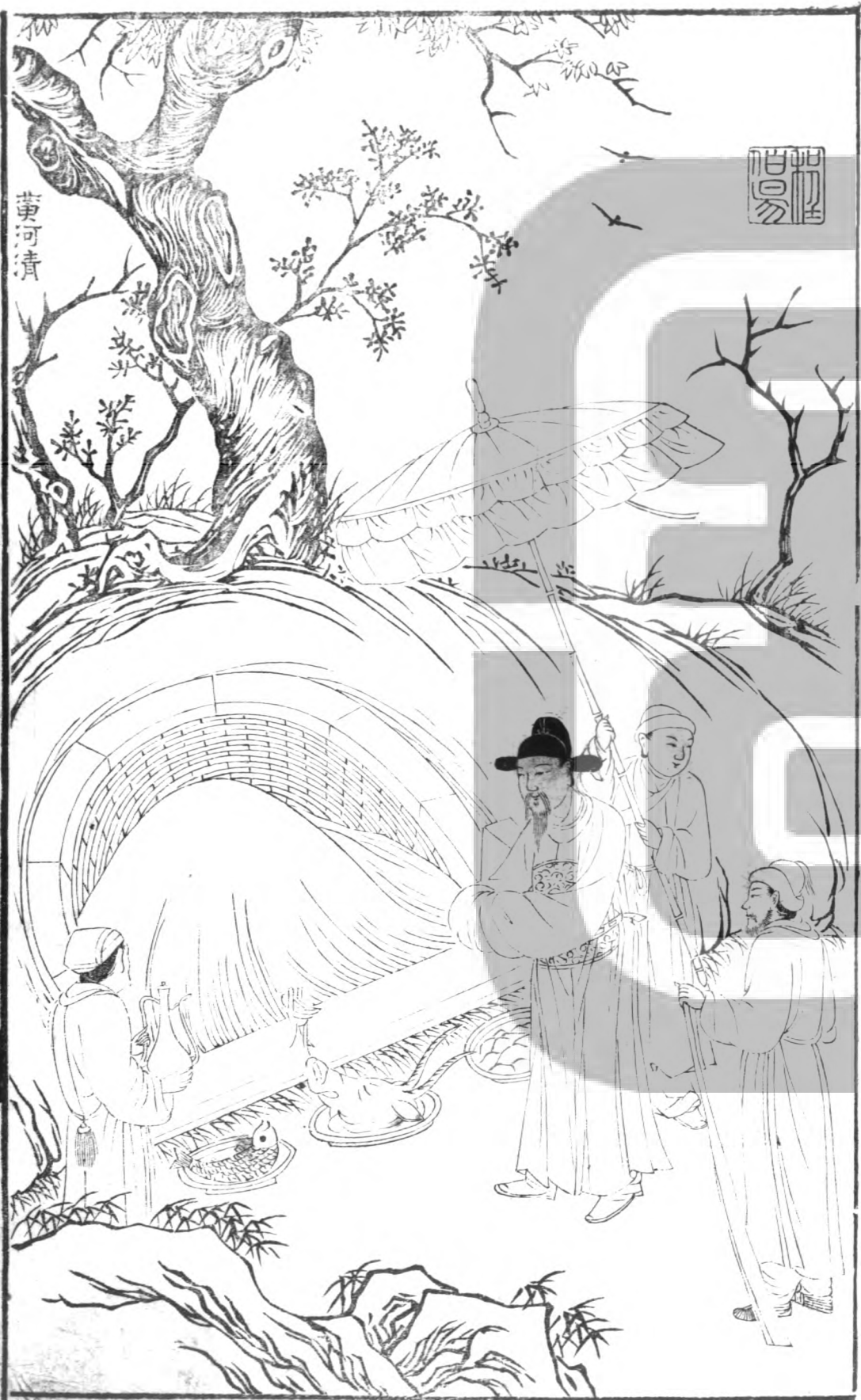
唐夫人

陳氏代養

韓太初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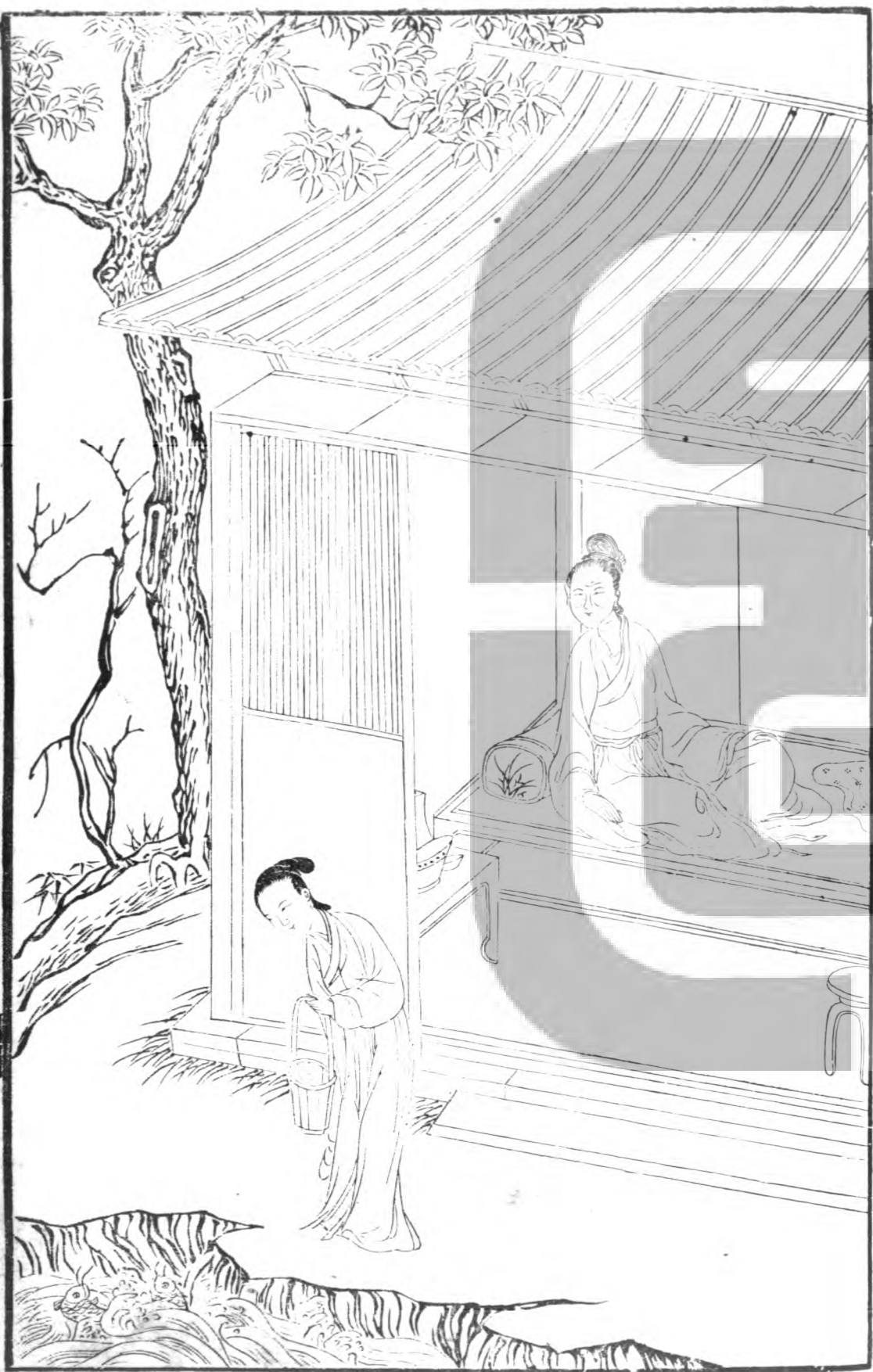
俞新妻

顧德謙妻
張二娘



張氏婦

漢張氏婦東海下邳人也少寡無子家道徹貧紡績事姑不肯他適其姑告鄰人曰此婦事我敬謹我哀其無子守寡經年我衰老累孝婦奈何其後母自經死母女告於官曰張婦殺姑郡守不辯其孝竟置於法殺之郡中枯旱三年後郡守卜其故於公曰孝婦無辜前守強刑之以致此咎於是殺牛致祭孝婦之墓天乃甘雨連日田畝霑足歲卽大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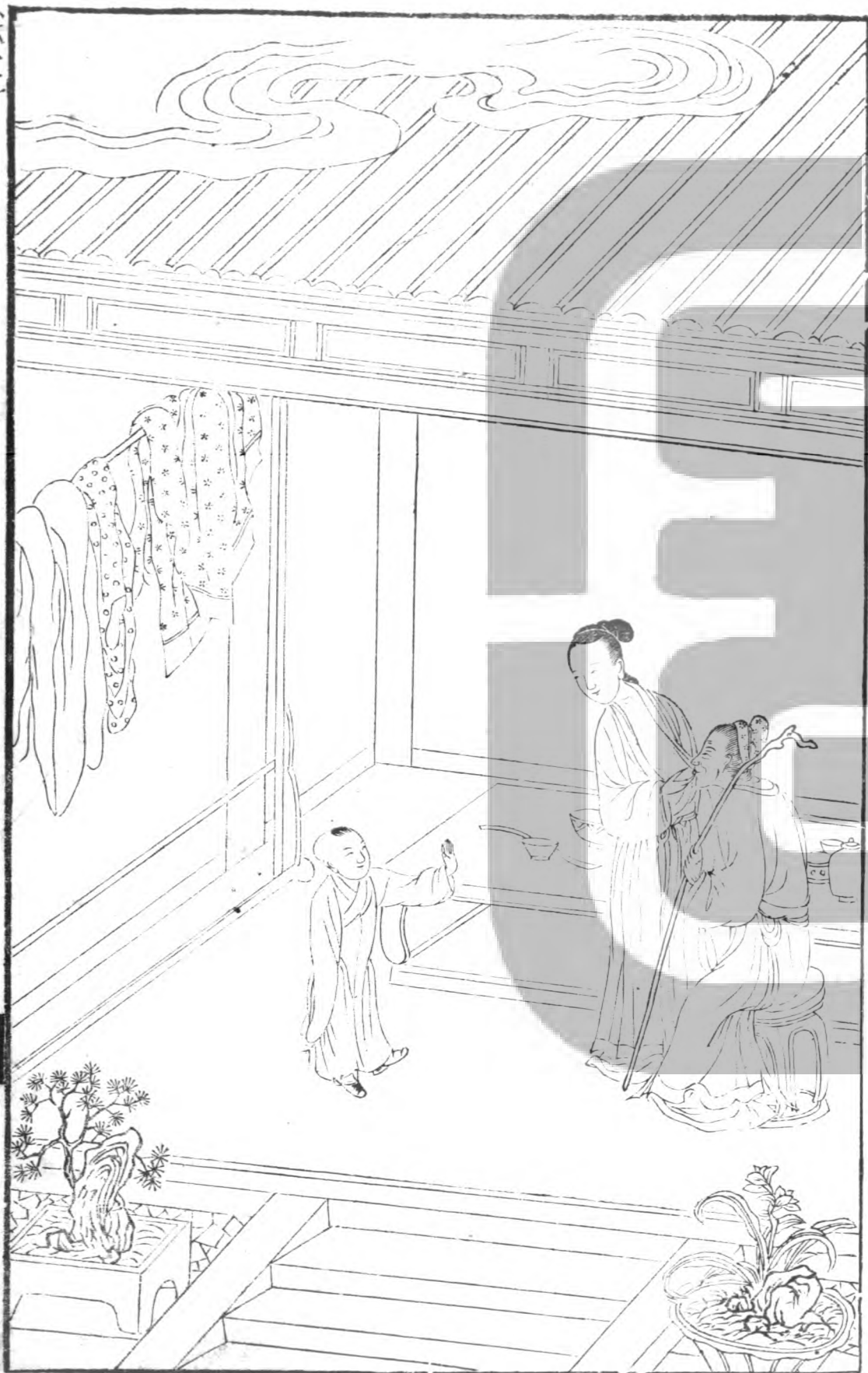
姜詩婦

漢姜詩事母至孝妻龐氏奉姑猶謹母性好飲江水
妻出汲奉之姑嗜魚常覓魚作膾召鄰母共食舍側
忽有湧泉味如江水日躍雙鯉特取以供母膳



鄭義宗妻

唐鄭義宗妻盧氏涉獵經史事舅姑盡婦道常夜有強寇數十持刀鼓譟破門而入家人悉奔竄惟姑在室盧氏冒刃突往姑側爲賊箠擊幾死金銀布帛席捲一空賊去人問何爲不懼盧氏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仁義也鄰里有急尚當赴援況姑而可委棄耶若百有一危我豈獨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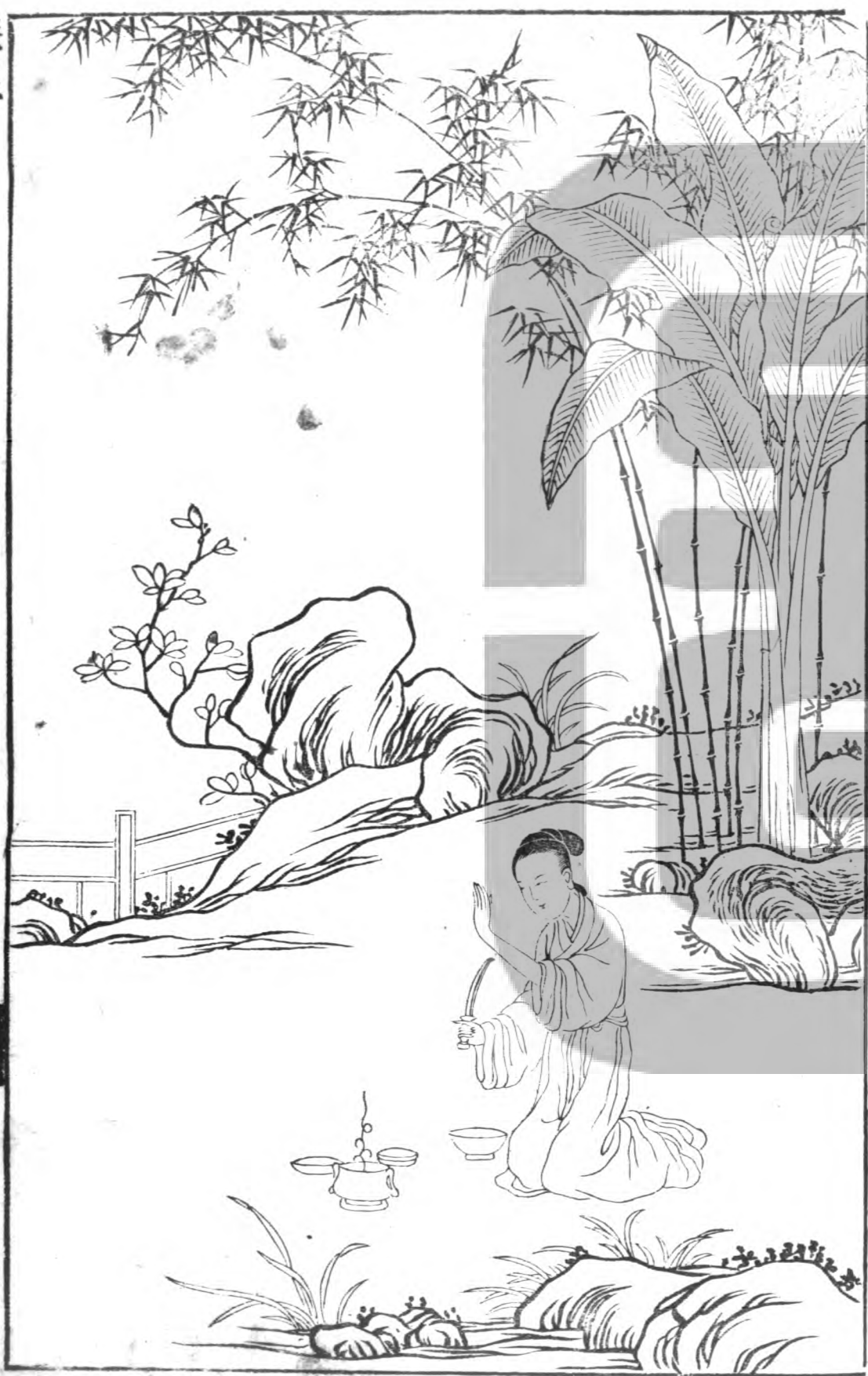
唐夫人

唐崔山南曾祖母長孫夫人年高無齒祖母唐夫人
每日櫛縱拜於階下升堂乳其姑姑不粒食數年而
康寧一日疾篤長幼咸萃宣言無以報新婦恩願汝
孫婦亦如新婦之孝敬也



陳氏代養

宋陳氏年十六而嫁其夫當行成臨行囑陳氏曰我去生死未可知倘不來汝能養吾母乎陳氏應曰諾夫果死陳氏養姑不怠終無嫁意父母哀其少而無子欲嫁之陳氏曰夫去時以老母屬我我已許諾夫養人老母而不能終許人以諾而不能信何以立於世欲自殺父母懼而止後養其姑八十餘太守聞之於朝遣使賜黃金四十觔號曰孝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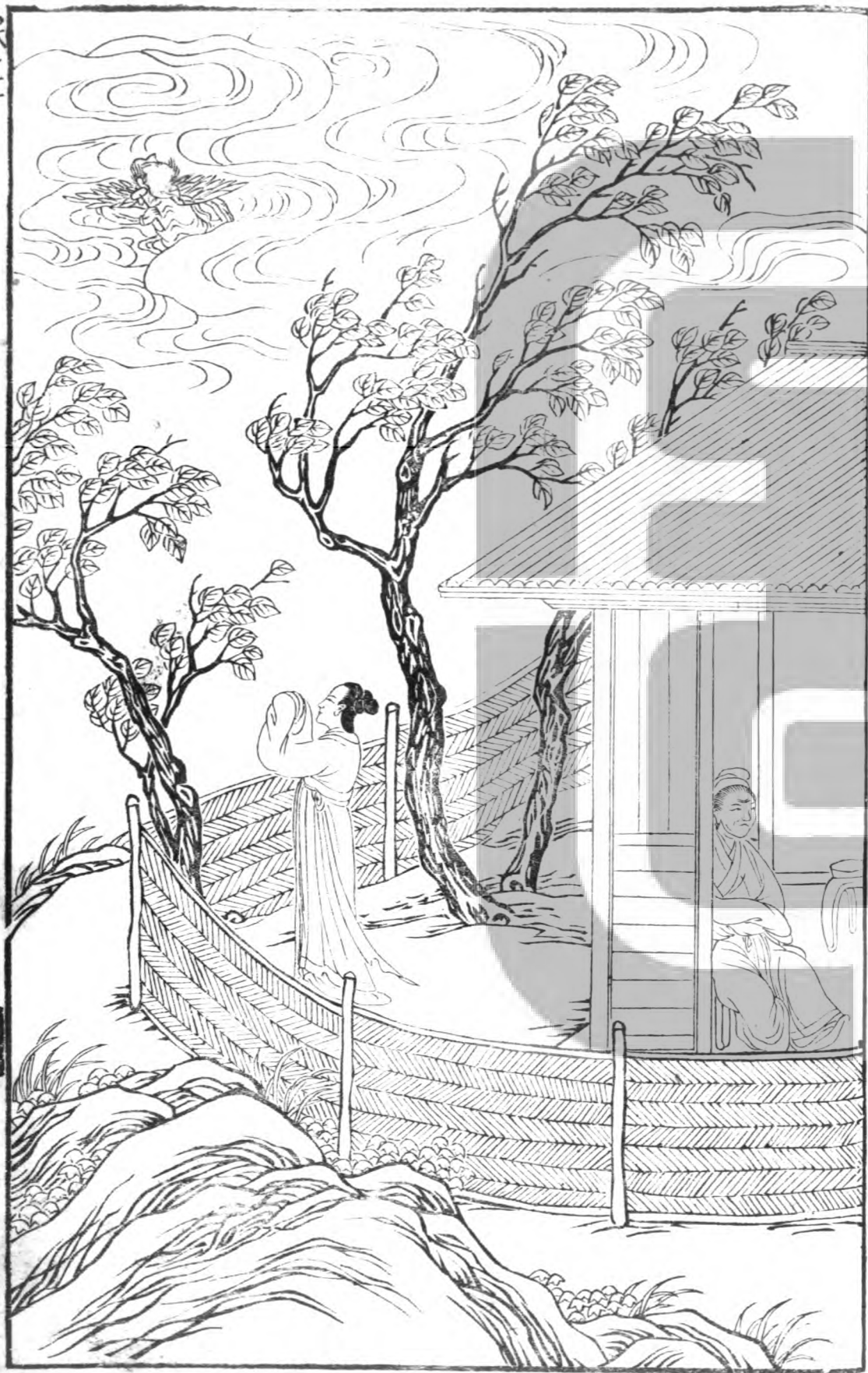
韓太初妻

韓太初妻劉氏時徙家其姑仆地傷腰劉氏顙天刺
臂血和湯遂愈後姑患風疾劉氏晝夜驅蚊不怠蛆
生枕席嚙其蛆又斬指滴血和粥以進事聞嘉旌表
焉



俞新妻

俞新妻聞氏年少早寡父母欲更嫁之聞氏曰一身
二夫烈婦所耻况姑老子幼欲令誰視卽斷髮自誓
姑目盲聞氏漱口舐其目姑卒親負土塋之



顧德謙妻

宋顧德謙妻張氏事姑甚謹適夢有以宿世事責之
曰明日當死於雷覺而流淚悲噎姑問之不敢對明
日果暴風天昏因念震死既不可免姑老矣奈雷聲
驚怖何乃易服出居屋外桑下立以俟死雷電大作
漸而靜息是夜復夢曰汝實當死孝念可償也



張二娘

儀真穀樹灣田家婦張二娘者事姑極孝值姑病劇
禱於神願以身代忽夢老母語曰汝要姑好湏得人
肝婦曰我肝可割取也老母示之曰肝在此地婦割
不得肝死已復活忽一乞婆過門儼然夢所見者婦
跪請曰割不得肝奈何乞婆曰汝是縱割所以不得
肝必橫割之婦又橫割之肝果吐出自烹以食姑姑
病頓愈婦始寢昏死已又復活胸肉旬日皆合而刀
痕縱橫不除郡邑從父老之請以聞於當道或欲以
聞於朝而傷於不經故巡按御史第楫坊旌表之曰
剖腹活姑云

賢女

楚莊樊姬

晉伯宗妻

晉卻缺妻

齊相御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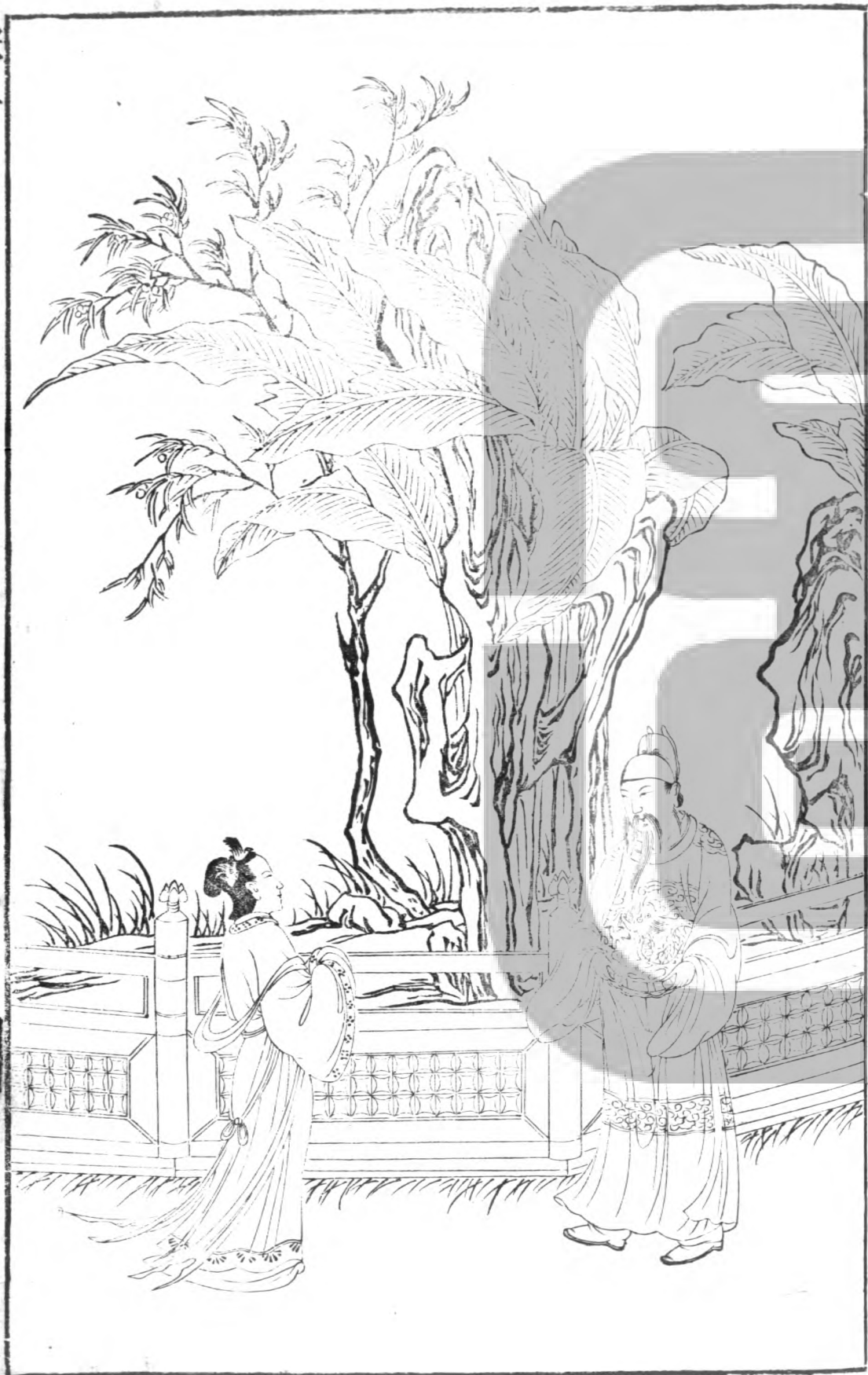
齊宿瘤女

陶答子妻

漢梁鴻妻

漢鮑宣妻

岐陽公主
鮑妻女宗



楚莊樊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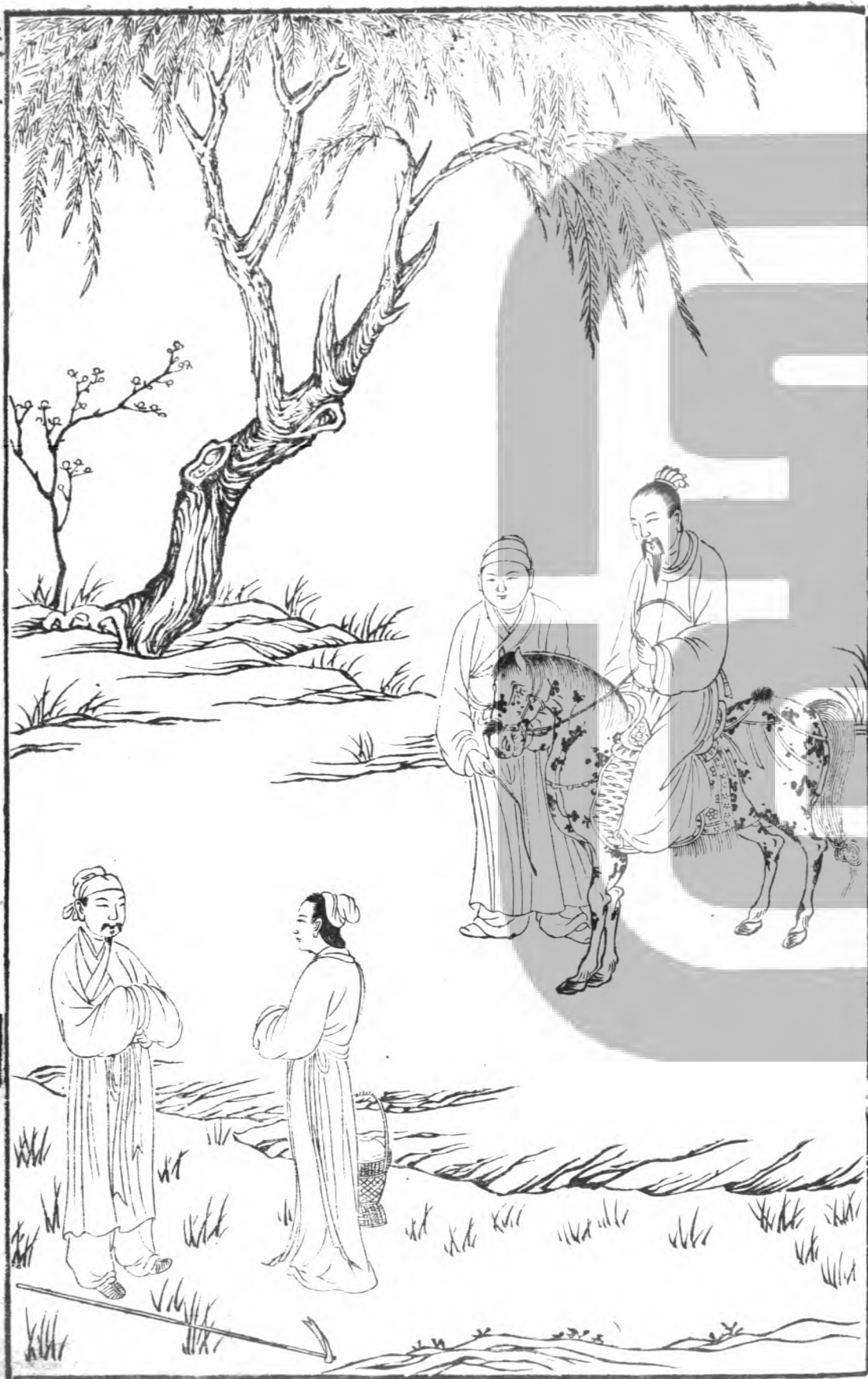
楚樊姬楚莊王之夫人也莊王卽位好狩獵樊姬諫不止乃不食禽獸肉王改過勤政嘗聽朝罷晏姬下殿迎曰何晏也得無饑倦乎王曰與賢者語不知饑倦也姬曰王之所謂賢者何也曰虞丘子也姬掩口而笑王曰姬之所笑者何也曰虞丘子賢則賢矣未忠也王曰何謂也對曰妾執巾櫛十一年遣人之鄭衛求美人進於王今賢於妾者二人同列者七人妾豈不欲擅王之愛寵乎妾聞堂上兼女所以觀人能也妾不能以私蔽公欲王多見知人能也妾聞虞丘子相楚十餘年所薦非子弟則族昆弟未聞進賢退不肖是蔽君而塞賢路知賢不進是不忠不知其賢是不智也妾之所笑不亦可乎王悅明日王以姬言告虞丘子丘子避席不知所對於是避舍使人迎孫叔敖而進之王以爲令尹治楚三年而楚王以霸

晉伯宗妻

晉大夫伯宗賢而好以直辯凌人每朝其妻常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愛其上有愛好人者必有憎妬人者夫子好直言枉者惡之禍必及身矣伯宗不聽朝而以喜色歸其妻曰子貌有喜色何也伯宗曰吾言於朝諸大夫皆謂我知似楊子妻曰穀實不華至言不飾今楊子華而不實言而無謀是以禍及其身子何喜焉伯宗曰吾欲飲諸大夫酒爾試聽之其妻曰諾於是爲大會與諸大夫飲既飲而問妻曰若何對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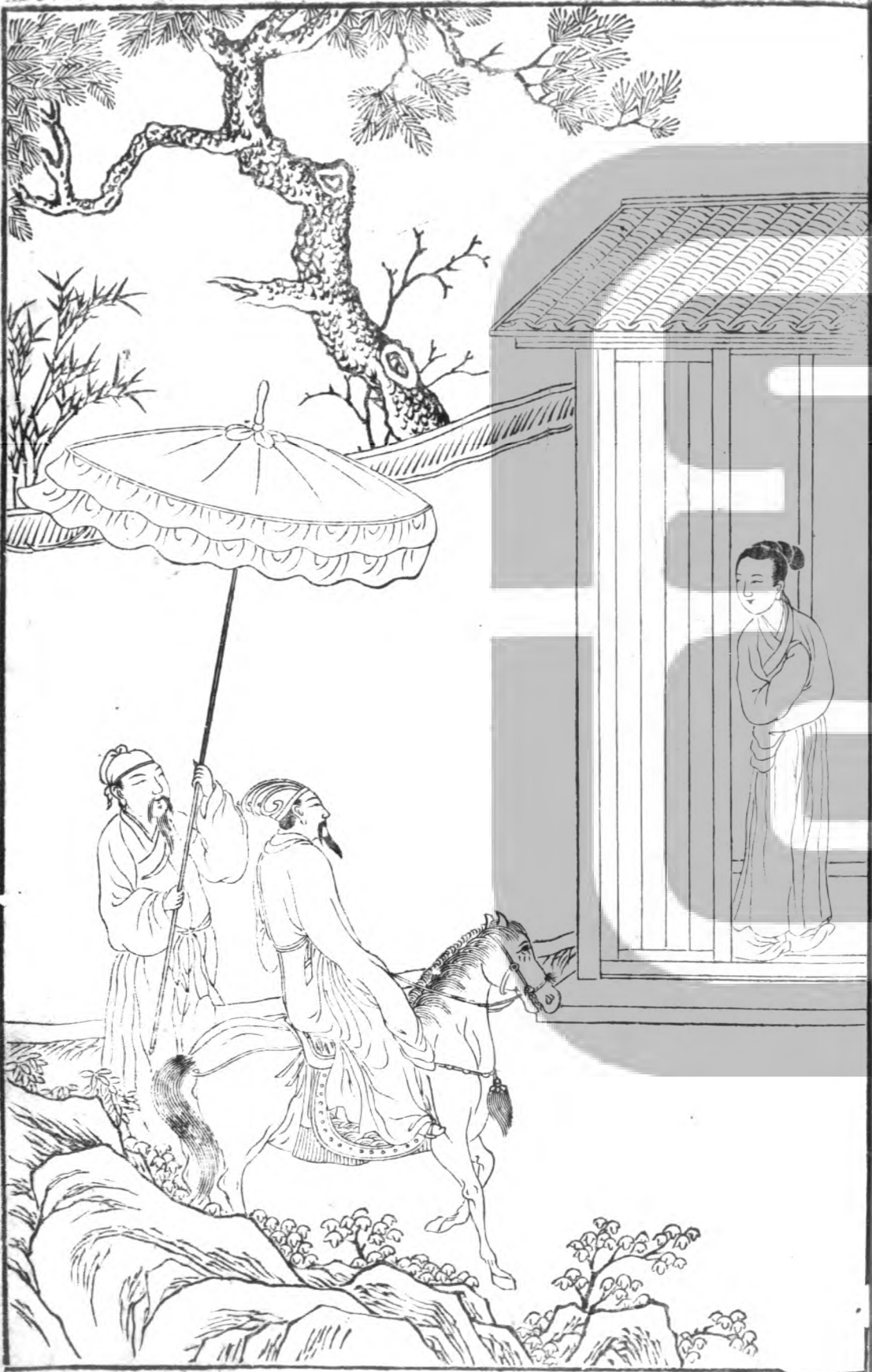


諸大夫慕子若也然而民之不能戴其上久矣難必
及子子之仕固不可易也且國家多貳其危可立待
也子何不預結賢大夫以託州犁焉伯宗曰諾乃得
畢羊而交之及欒不忌之難仇害伯宗譖而殺之畢
羊乃迎州犁於荆遂得免焉



晉卻缺妻

晉卻缺冀州人舅季使過冀見缺耨其妻饁之恭敬相待如賓使歸言於文公曰敬者德之聚也卻缺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子曰出門如見賓承事如臨祭仁之則也君請用之文公召爲下軍大夫後謚之曰成故曰卻成子



齊相御妻

齊相晏子僕御之妻號曰命婦晏子將出命婦窺其夫爲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洋洋甚自得也旣歸其妻曰宜矣子之婢且賤也夫曰何也妻曰晏子長不滿三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吾從門間觀其志氣恂恂自下思念深矣今子身長八尺乃爲之僕御爾然子之意洋洋若自足者妾是以去也其夫謝曰請自改何如妻曰是懷晏子之智而加以八尺之軀也夫躬仁義事明主其名必揚矣且吾聞寧榮於義而賤不虛受以貴也於是其夫乃深自責學道謙遜常若不足晏子怪而問其故具以實對於是賢其能納善自改升諸景公以爲大夫顯其妻以爲命婦

齊宿瘤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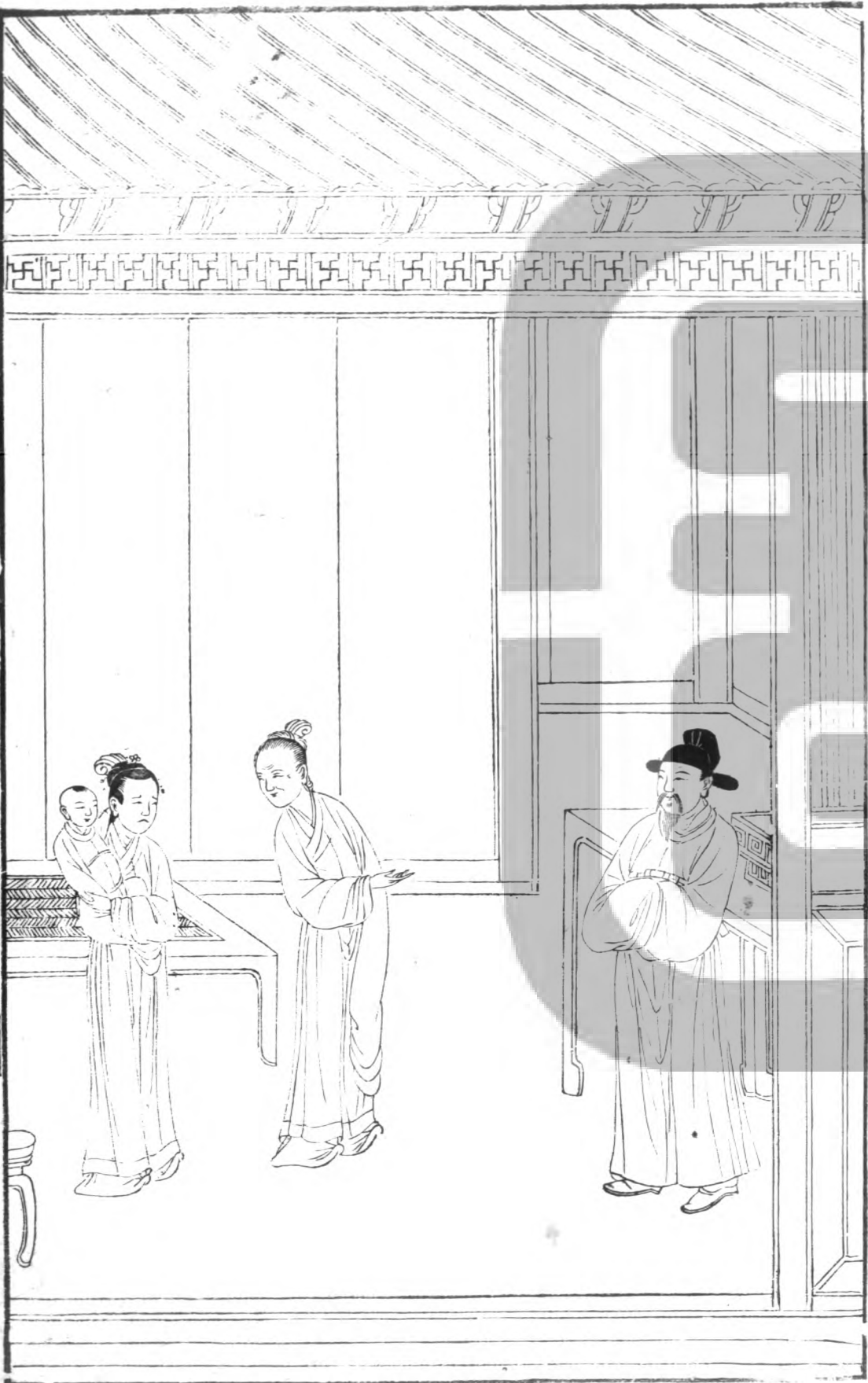
齊東郭採桑女項有大瘤號曰宿瘤初閔王出遊至東郭百姓盡觀宿瘤採桑如故王怪之召問曰寡人出遊車騎甚衆百姓無少長皆棄事而觀汝採桑道旁曾不一視何也對曰妾受父母教採桑不受教觀大王王曰此竒女也惜哉宿瘤女曰婢妾之職屬之不二子之不志中心謂何宿瘤何傷王大悅之曰此賢女也今後乘載之女曰賴大王之力父母在內使妾不受父母之教而隨大王是奔女也大王又安用



之王大慙曰寡人失之又曰貞女一禮不備雖死不從於是王遣女歸使使者加金百鎰往聘迎之父母驚惶欲其洗沐加之裳飾女曰如是見王則變容更服不見識也請死不往於是卽隨使者閔王歸見諸夫人告之曰今日出遊得一聖女今至斥爾屬矣諸夫人皆怪之盛服而衛遲其至也宿瘤駭宮中諸夫人皆掩口而笑左右失貌皆不能自止王大慙乃曰且無笑特不飾耳夫飾與不飾固相去什伯也女曰飾不飾相去千萬尚不足言何獨什伯也王就問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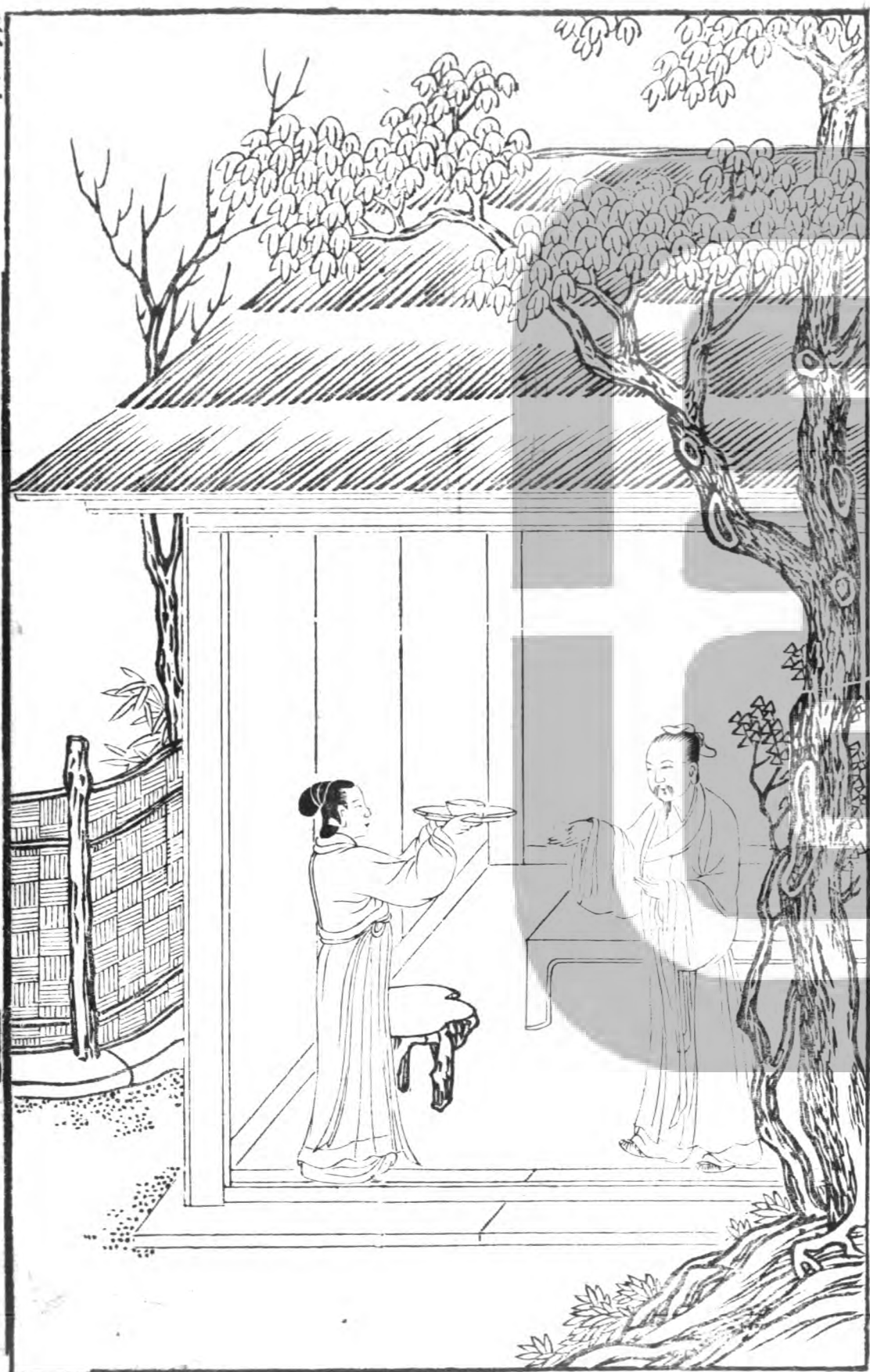
曰何以言之對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昔者堯舜桀紂俱天子也堯舜自飾以仁義雖爲天子安於節儉茅茨不剪采椽不斷後宮衣不重采食不重味然垂拱而治萬方協和至今數千歲天下歸善焉桀紂不飾以仁義習爲苛文造爲高臺深池后宮蹈綺縠弄珠玉靡有饜時也乃身死國亡爲天下笑至今千餘歲天下歸惡焉由是觀之飾與不飾相去千萬尚不足言何獨什伯也於是諸夫人皆大慙閔王太感立瘤女以爲后出令卑宮室填池澤損膳減樂後宮不

得重采期月之間化行隣國諸侯朝之侵三晉懼秦
楚一立帝號閔王之至於此也宿瘤與有力焉及女
死之後燕遂屠齊閔王逃亡而殺死於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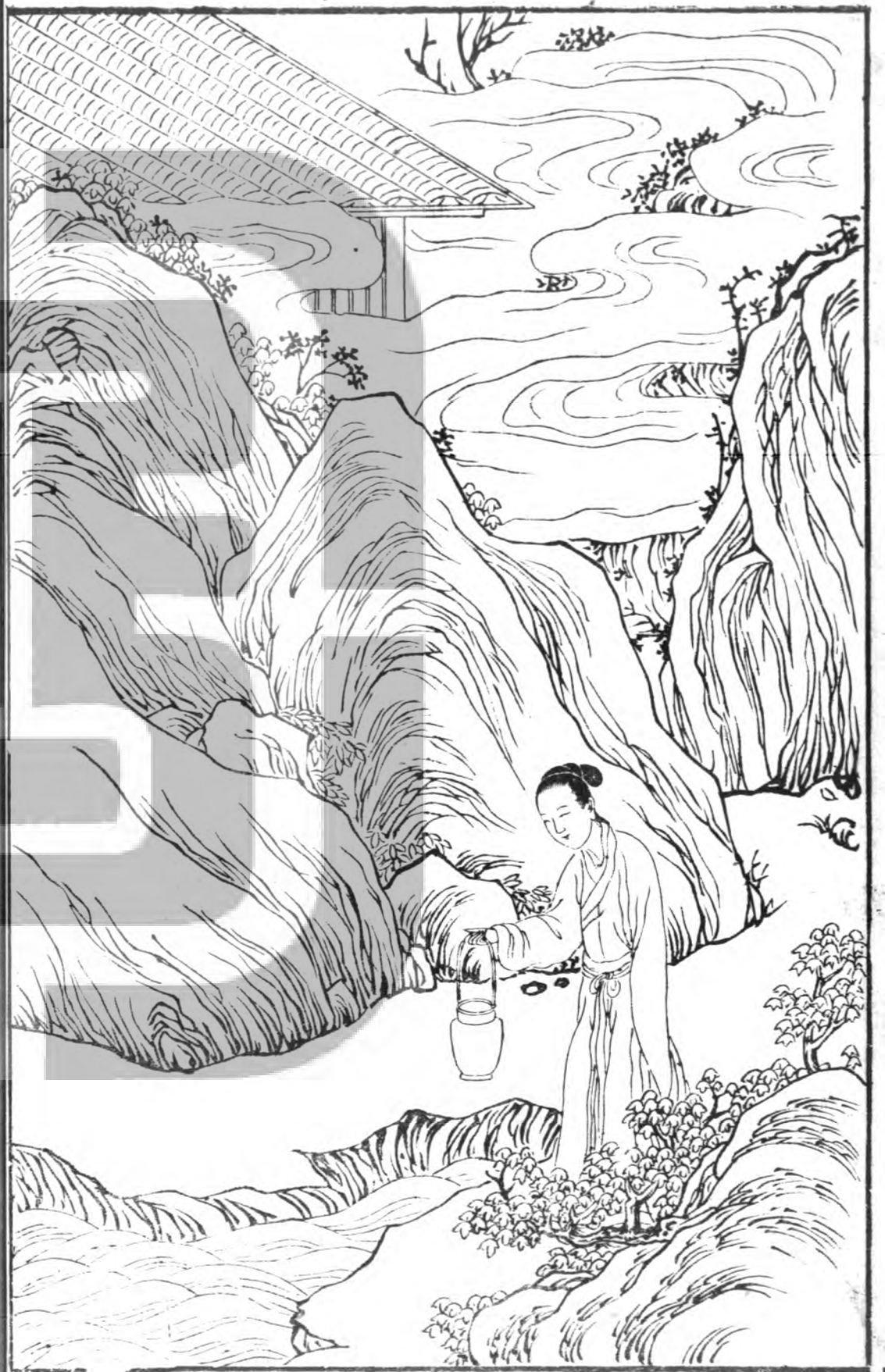
陶答子妻

陶答子陶之大夫也治陶三年名譽不興家富數倍其妻數諫不聽及歸宗人擊牛而賀妻獨抱兒而泣姑怒曰何其不祥也婦曰夫能薄而官大是謂嬰害無功而家昌是謂積殃今夫子治陶家富國貧敗亡之徵見矣願與少子俱脫姑怒遂棄之處期年答子之家果以盜誅唯母老懼免婦乃與少子歸養姑終天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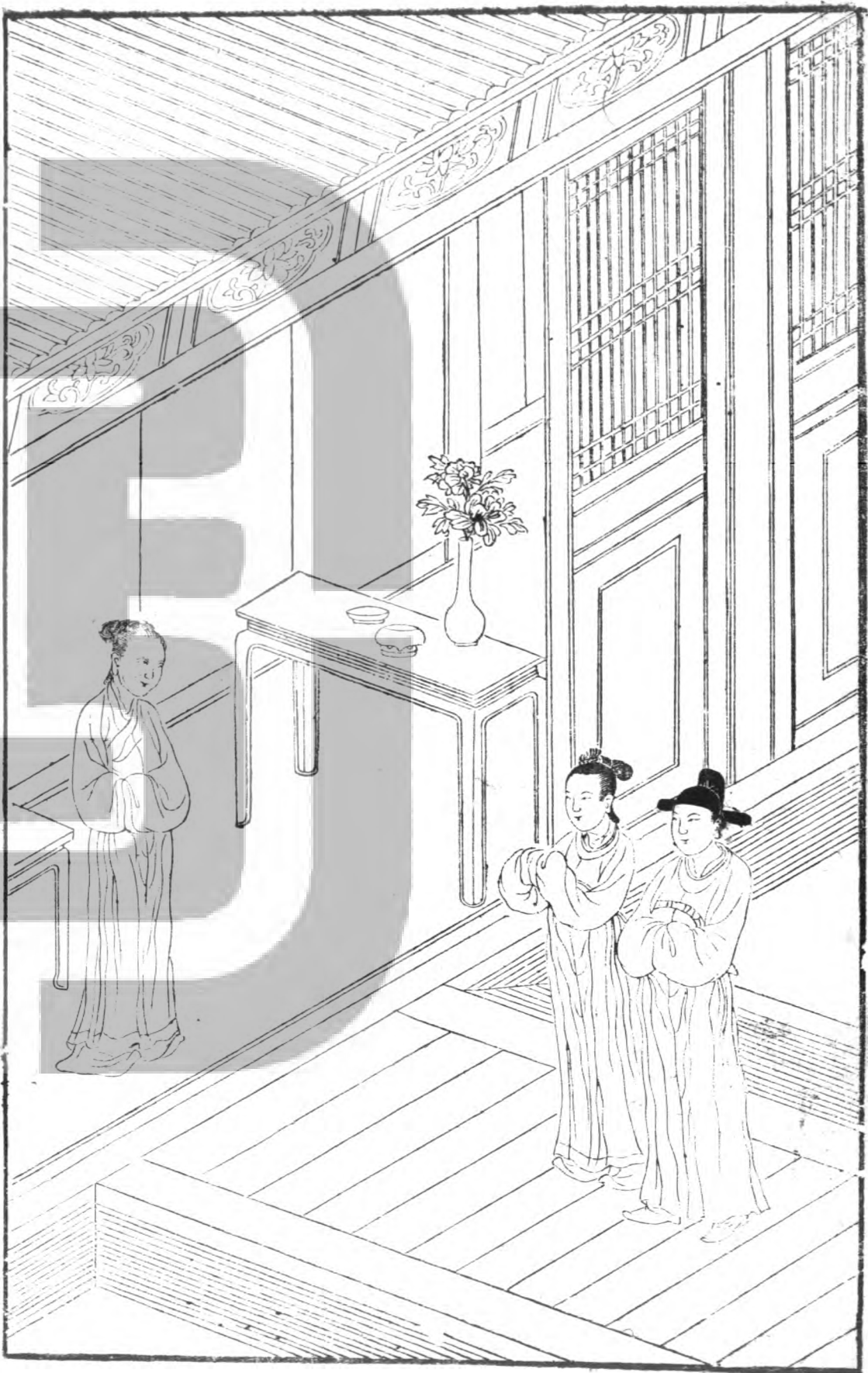
漢梁鴻妻

漢梁鴻妻右扶風梁伯淳之妻孟氏女也體肥而黑力能舉臼德行甚循擇對不嫁年三十父母問其故對曰欲節操如梁鴻者時鴻未娶扶風世家多願妻者亦不許聞孟氏言遂求納之孟氏盛飾入門七日而禮不成乃跪問曰竊聞夫子高義斥數妻妾亦偃蹇數夫今來而見擯請問其故鴻曰吾欲得衣裘褐之人與共逃世避時今若衣綺綉傅黛墨非鴻所願也妻曰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簏衣推髻而前鴻喜曰此誠吾妻也字之曰德曜名孟光自名曰暉期字俟光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爲業光每進食於鴻必舉案齊眉不敢仰視其敬如此



漢鮑宣妻

漢鮑宣渤海人妻桓氏字少君裝具甚盛宣不悅曰
少君生富驕習美飾吾貧賤不敢當禮少君曰大人
以先生脩德守約令妾侍巾櫛旣承君子惟命是從
宣曰若然是吾志也乃悉歸侍御服飾更着荆布與
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舅姑畢抱甕出汲脩行婦道
內外稱之



岐陽公主

唐憲宗以杜棕尚岐陽公主公主有賢行杜氏大族
尊行不但數十人公主謙委恬順一同家人禮度二
十餘年內外無間言始至卽與棕謀曰上所賜奴婢
卒不肯俯屈奏請納之悉市寒賤易制役者自是閨
門肅然

辯女

晉弓工妻

齊傷槐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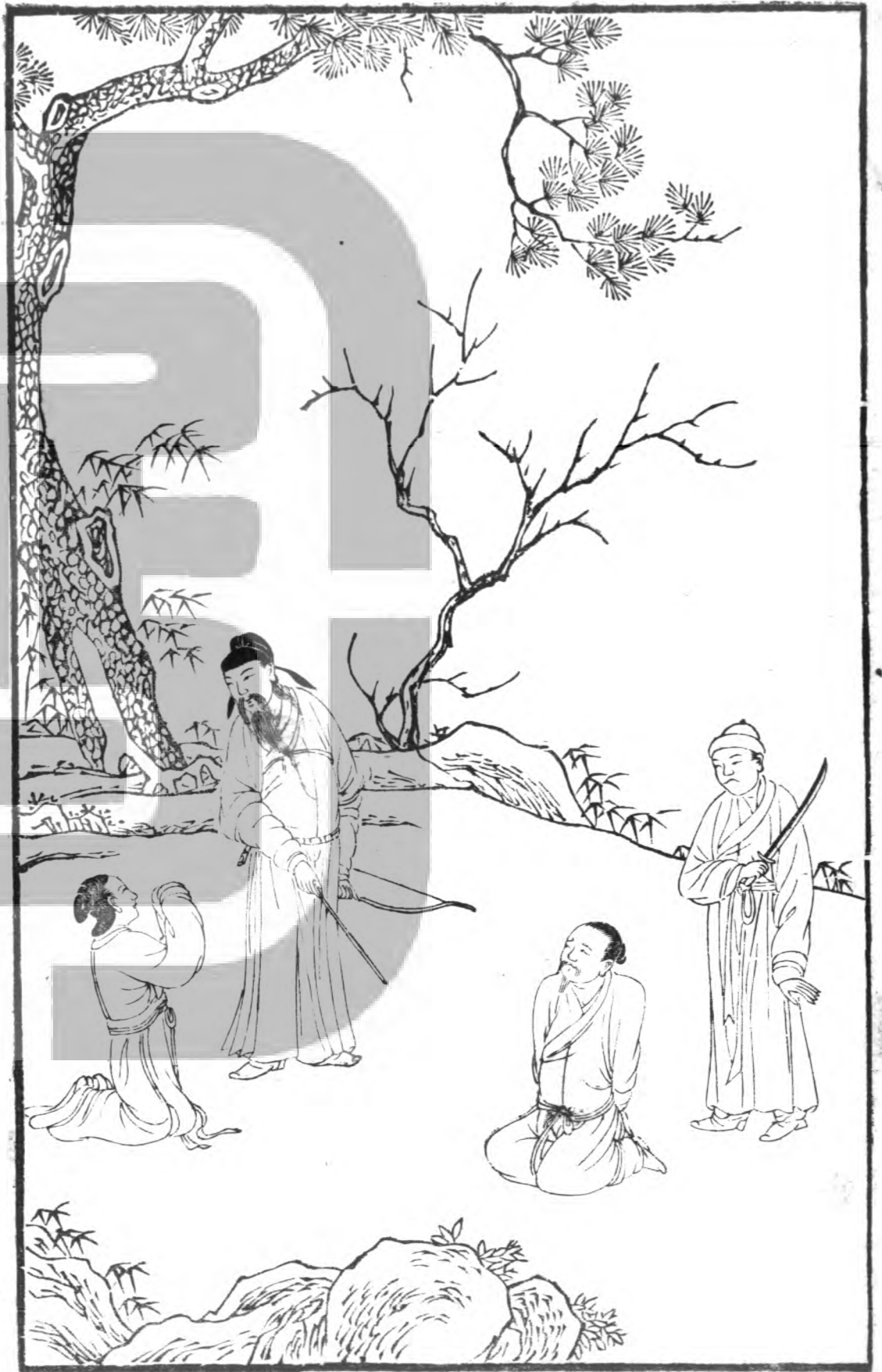
趙津女娟

齊威虞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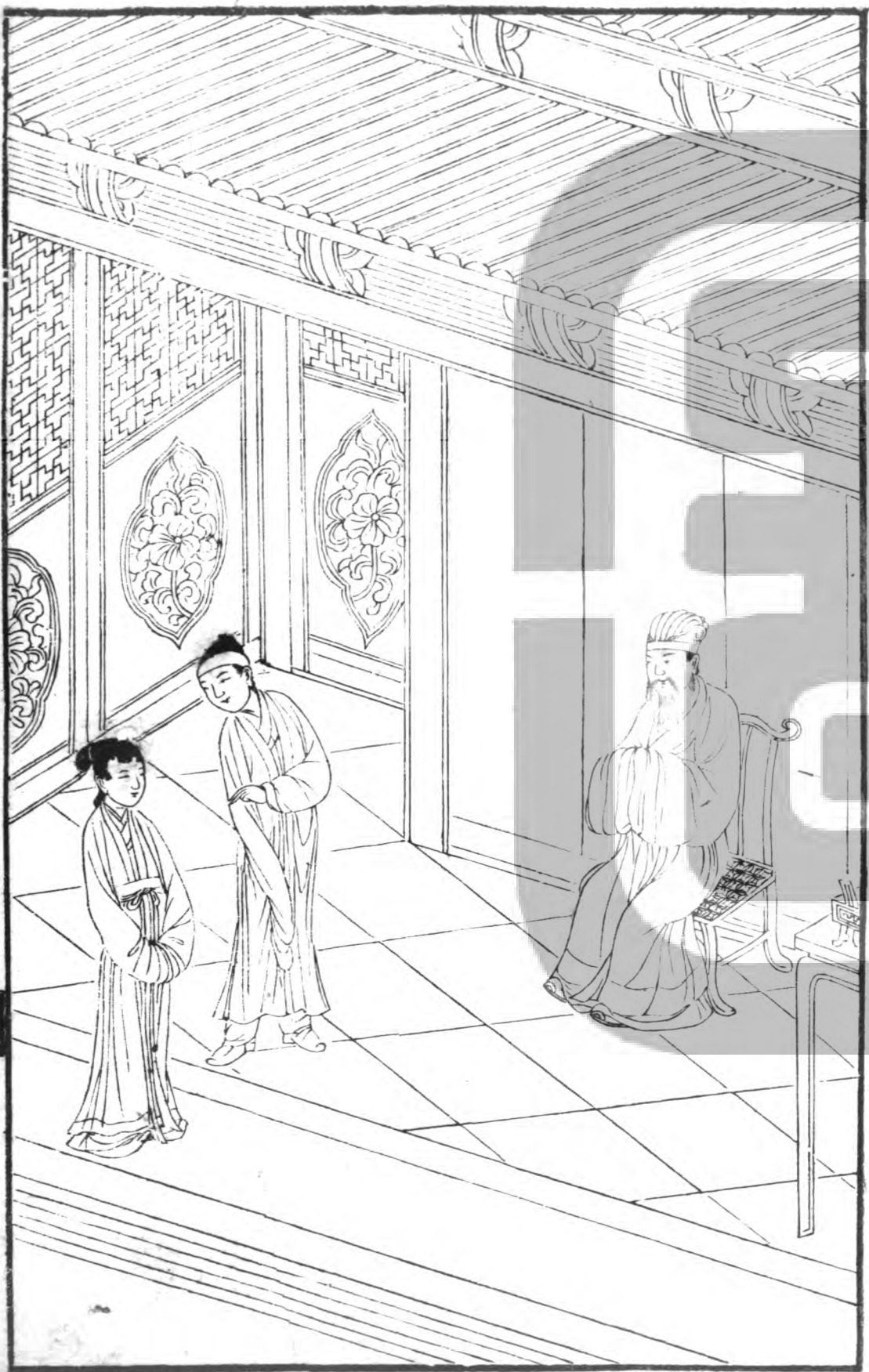
齊太倉女

晉弓工妻

晉弓工妻晉繁人女也平公時使其夫爲弓三年乃成平公引弓而射不穿一札平公怒將殺之其妻請見平公見之妻曰君聞昔者公劉之行乎羊牛踐葭葦惻然爲痛之恩及草木豈欲殺不辜者乎秦穆公有盜食其駿馬之肉反飲之以酒楚莊王臣援其夫人之衣而絕纓與飲大樂此三君者仁著於天下卒享其報名垂至今昔帝堯茅茨不剪采椽不斷土階三等猶謂爲之者勞居之者逸也今妾之夫治造此



弓爲之亦勞其幹生於太山之阿一日三觀陰三觀
陽傳以燕牛之角纏以荆麋之筋糊以阿魚之膠此
四者皆天下之妙選也而君不能以穿一札是君不
能射也而反欲殺妾之夫不亦謬乎妾聞射之道左
手如拒右手如附枝右手發之左手不知此蓋射之
道也平公以其言而射穿七札繁人之夫立得出而
賜金三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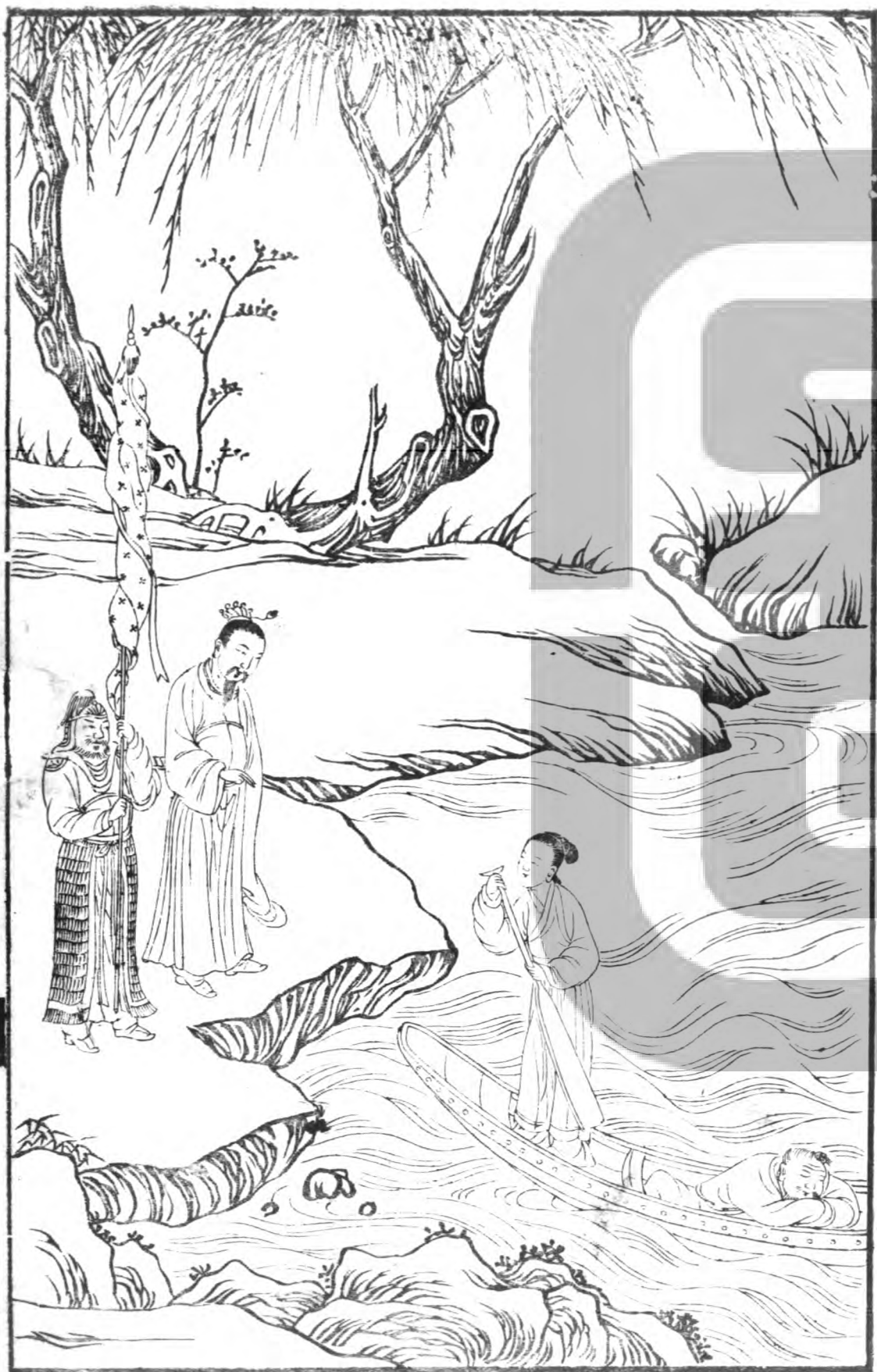


齊傷槐女

齊傷槐女傷槐行之女也名婧景公有所愛槐使人守之植木懸之下令曰犯槐者刑傷槐者死於是行醉而傷槐景公聞之曰是先犯我令使吏拘之且加罪焉婧懼乃造於晏子之門曰賤妾不勝其欲願得備數於下晏子聞之笑曰嬰有淫色乎何爲老而見奔也殆有說內之至哉旣入門晏子望見之曰恠我有深憂乃進而問焉對曰妾父衍幸得克城郭爲公民見陰陽不調風雨不時五穀不滋之故禱祠於身

山神水不勝麩蘖之味先犯君令醉至於此罪固當死妾聞明君之蒞國也不損祿而加刑又不以私恚害公法不爲六畜傷民人不爲野草傷禾苗昔者宋景公之時大旱三年不用召太卜而卜之曰當以人祀景公乃降堂北面稽首曰吾所以請雨者乃爲吾民也今必當以人祀寡人請自當之言未卒天大雨方千里所以然者何也以能順天慈民也今吾君樹槐犯令者死欲槐之故殺婧之父孤妾之身妾恐傷執政之法而害明君之義也鄰國聞之皆謂君愛樹

而賊人其可乎晏子惕然而悟明日朝謂景公曰嬰聞之窮民財力謂之暴崇玩好威嚴令謂之逆刑殺不正謂之賊夫是三者守國之大殃也今君窮民財力以美飲食之具繁鐘鼓之樂極宮室之觀行暴之大者也崇玩好威嚴令是逆民之明者也犯槐者刑傷槐者死刑殺不正賊民之深者也公曰寡人敬受命晏子出景公卽時命罷守槐之役拔植懸之木廢傷槐之法出犯槐之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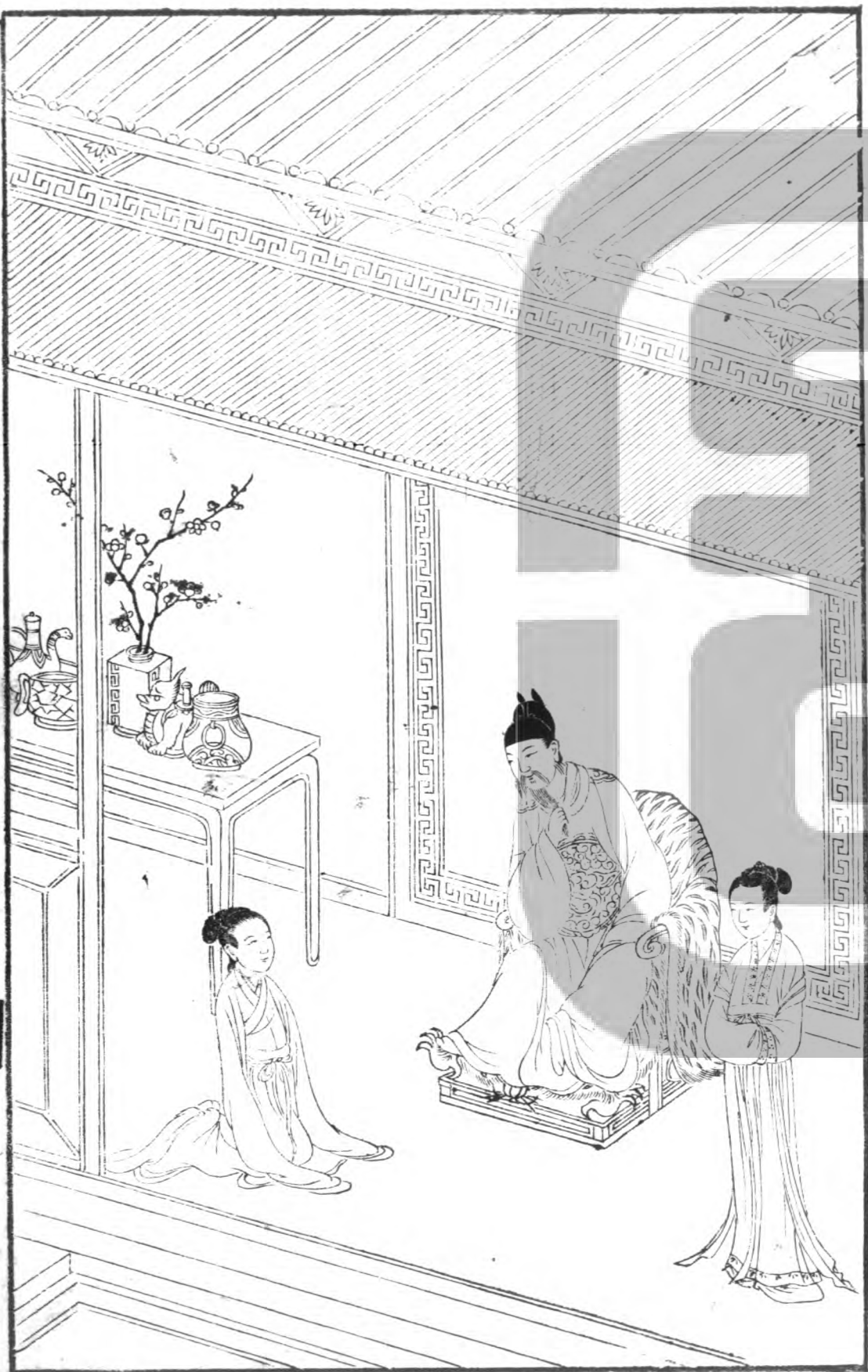


趙津女娟

趙津女娟趙簡子夫人也初簡子南擊楚與津吏期簡子至津吏醉卧不能渡簡子欲殺之娟懼持楫而走簡子曰女子走何爲對曰津吏息女妾父聞主君來渡不測之水恐風波之起水神動駭故禱祀九江三淮之神供具備禮御釐受福不勝王祝杯酌餘瀝醉至於此君欲殺之妾願以鄙軀易父之死簡子曰非女子之罪也娟曰主君欲因其醉而殺之妾恐其身之不知痛而其死之不知罪也若其不知罪而殺

之是殺不知也願醒而殺之使其知其罪簡子曰善遂釋之而不誅簡子將渡用楫者有一人娟攘卷操楫而請曰妾願代父持楫簡子曰不穀將行選士大夫齋戒沐浴義不與婦人同舟而渡也娟對曰妾聞之昔者湯之伐夏也左驂牝驪右驂牝靡而遂放桀武王之伐殷也左驂牝驪右驂牝驥而遂克紂至於華山之陽主君不欲渡則已與妾同舟又何傷乎簡子悅遂與渡中流爲簡子發河激之歌其辭曰升彼阿兮面覩清水揚波兮杳冥冥禱求福兮醉不醒誅將

加兮妾心驚罰既釋兮瀆乃清妾持檝兮操其維蛟
龍助兮主將歸呼來擢兮行無疑簡子大悅曰昔者
不穀夢娶妻豈此女乎將使人祝祓以爲夫人娟乃
再拜而辭曰夫婦人之禮非媒不嫁嚴親在內不敢
聞命遂辭而去簡子歸乃納幣於娟之父母而娶之
立爲夫人



齊威虞姬

虞姬名捐之齊威王之姬也威王卽位九年不治委政大臣佞臣周破胡專權擅勢嫉賢妬能卽墨大夫賢而日毀之阿大夫不肖反日譽之虞姬謂王曰破胡讒諛之臣也不可不退齊有北郭先生者賢明有道可置左右破胡聞之乃惡虞姬曰其幼弱在於閭巷之時嘗與北郭先生通王疑之乃閉虞姬於九層之臺而使有司卽窮驗問破胡賂執事者使竟其罪執事誣其辭而上之王視其辭不合於意乃召虞姬

而自問焉虞姬對曰妾娟之幸得蒙先人之遺體生於天壤之間去蓬廬之下侍明王之謙昵附王者薦床蔽席供執掃除掌奉湯沐至今十餘年矣惓惓之心冀幸補一言而爲邪臣所擠湮於百里之下不意大王乃復而與之語妾聞玉石墜泥不爲汚桺下履寒女不爲亂積之於素雅故不見疑也經瓜田不納履過李園不整冠妾不避此罪一也旣陷難中有司受賂聽用邪人卒見覆冒不能自明妾聞寡婦哭城城爲之崩亡士歎市市爲之罷誠信發內感動城市

妾之寃明於白日雖獨號於九層之內而衆人莫爲
毫釐妾之罪二也既有汚名而加此二罪義固不可
以生所以生者爲莫白妾之汚名也且自古有之伯
奇放野申生被患孝順至明反以爲賤妾旣當死不
復重陳然願戒大王群臣爲邪破胡最甚王不執政
國殆危矣於是王大寤出虞姬顯之於朝市封卽墨
大夫以萬戶烹阿大夫與周破胡遂起兵收故侵地
齊國震懼人知烹阿大夫不敢飾非務盡其職齊國
大治



齊太倉女

漢太倉令淳于意有罪當刑詔獄逮繫長安淳于公無男有女五人當行罵其女曰生女不生男緩急非有益其少女緹縈自傷悲泣隨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戕者不可復全雖後欲改過自新其道亡繇也妾願沒入爲官婢以贖父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憐其意下令除肉刑

